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策略初探

陈光 袁维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保护传承乡村文化遗产,加强乡土建筑和传统村落保护,赓续农耕文明”。乡村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创造发展的历史见证,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基因与民族记忆,是维系乡愁情感、增强文化自信、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当前,我国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保护意识薄弱、传承发展活力不足、活化利用路径单一等挑战。系统推进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不仅是守护民族根脉的历史责任,更是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坚持摸清家底与精准规划并重,筑牢乡村文化遗产保护根基

开展全国性乡村文化遗产普查与数字化建档。建议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乡村文化遗产专项普查,全面掌握古村落、古建筑、农业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类资源的类型、数量、分布、保存状况及文化内涵。推行“一村一档”精细化管理制度,充分运用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三维扫描、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对文化遗产进行高精度数据采集、空间定位与分析处理,构建物理分布清晰、逻辑关联紧密、信息全面共享的“国家乡村文化遗产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打造覆盖全域、可视可查的“乡村文化遗产一张图”信息平台,为保护管理、监测预警、研究利用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实施分类施策、重点突出的科学保护规划。针对乡村文化遗产种类繁多、价值各异、保存状况不一的特点,实行差异化保护策略。对濒危、活态传承困难的文化遗产,建立优先保护清单,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实施抢救性保护。同时,重视并推进预防性保护;加强对古建筑、古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的结构性安全监测,运用传感技术对地基沉降、墙体倾斜、木材糟朽等潜在风险进行实时或定期监测;加强对文化遗产保存环境的监测与控制,包括温湿度、光照、有害生物、振动等影响因素,建立环境质量评估与预警机制。建立卫星遥感和智能物联网监测体系,对重要文化遗产及其环境实施动态监控和风险预警。设立中央及地方财政专项资金,重点加强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低级别文物保护单位以及脆弱非遗项目的保护力度,加大对基层文保员、非遗传承人的补贴与培训力度。完善文化遗产定级审核机制,及时将新发现的重要价值遗产核定公布为相应级别的

文物保护单位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做到应保尽保。

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文化遗产记录与展示。鼓励对濒危技艺、方言、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高清数字化采集和保存。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元宇宙等技术,创新乡村文化遗产的展示方式,建设线上数字博物馆、沉浸式体验馆,打破时空限制,提升传播效能。探索运用人工智能进行图像识别、内容挖掘和趋势预测,为保护决策、传承研究和公众教育提供智能支持。

创新活化利用模式,激发乡村文化遗产内生动力

深化“非遗+”融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充分挖掘各地特色非遗资源(传统手工艺、传统舞蹈与民俗活动等)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注重与古建筑、传统民居等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相结合。鼓励利用保存较好的祠堂、庙宇、名人故居等不可移动文物空间,因地制宜建设乡村记忆馆、非遗展示馆等,系统陈列与之相关的可移动文物、传统手工艺品,并定期组织非遗传承人进行技艺演示、民俗展演和文化讲解,实现“文物空间+非遗内容”的深度融合,提升乡村文化体的整体展示效能。鼓励发展“非遗+旅游”“非遗+文创”“非遗+电商”等新业态,支持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非遗工坊、展示体验中心和销售渠道。推广“合作社+传承人+农户”等利益联结模式,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支持成立区域性或全国性的非遗工坊联盟、行业协会,整合资源、搭建合作平台,推动产品研发、标准制定、品牌共建和市场开拓,促进非遗、文物资源与国潮品牌、旅游景区、文创产业深度合作。

盘活传统村落资源,赋能乡村旅游升级。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原则,深度挖掘传统村落的历史、建筑、生态和文化价值,避免过度商业化和同质化开发。鼓励将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与美丽乡村建设、乡村休闲旅游发展相结合,对村内闲置宅基地、传统建筑进行统一规划、创意改造,发展研学、康养等业态。保护好古树名木、古道水系等历史环境要素,设计推广一批凸显地域文化特色的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打造集农业观光、农事体验、民俗展演、美食品鉴、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多元化产品体系,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

引导多元主体参与,优化乡村文旅运营。构建“政府引导、村民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明确村民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主体地位和受益权利,激发其内生

动力。积极引进有实力、有经验的社会企业、专业运营机构,参与乡村文旅项目的策划、投资、运营和推广,提升专业化水平和服务质量。鼓励高校、研究机构、智库设立乡村文化工作站、实践基地,深入开展田野调查、文化阐释、创意设计、人才培养等工作,为乡村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健全长效机制,强化乡村文化遗产传承保障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建议加快国家层面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专项立法或修订相关法律,明确保护对象、责任主体、权利义务、奖惩措施等。各地应结合实际,制定或修订地方性法规规章及专项规划,将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乡村振兴相关规划。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保护管理网络和日常巡查制度,压实基层政府的管理责任,畅通公众监督渠道,建立便捷有效的举报机制,探索公益诉讼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应用,鼓励社会组织、媒体和公民依法参与监督,形成社会共治格局。

建立督察与评估机制,提升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手段,运用大数据、物联网、无人机等技术,对文化遗产本体保存状况及周边环境实施智能监测和风险评估,建立国家、省、市三级联动的文化遗产保护督察机制,对重点地区、重点项目进行定期督导和成效评估。优化公众参与机制,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宣传引导、互动体验,普及正确保护理念。设立统一的文化遗产保护投诉举报和反馈平台,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加强文物、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间的联动执法,严厉打击盗掘、盗窃、倒卖、走私、破坏文化遗产等违法犯罪行为。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传承基础。建立和完善乡村工匠、传统技艺持有者的认定与扶持体系,配套相应的传承、研修、展示、推广等保障机制。设立国家级和省级民俗文化传承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传承人培养、传习活动开展和传承条件改善。实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提升其传承实践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鼓励中小学与非遗传承人合作,将优秀乡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利用寒暑假开展非遗研学实践活动。支持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课程,培养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创意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引导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资助、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乡村文化遗产的教育培训工作。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陕西秦源文保规划设计研究院)



孔林洙水河



1928年疏浚洙河纪念碑《洙洹五泉碑》

民间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启示

以曲阜洙水疏浚为例

胡娜

曲阜洙、洙二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地理符号与精神象征,春秋时期孔子讲学于洙洹之间,后世遂以“洙洹之风”代指儒家教泽,承载着两千余年的文脉传承。洙水历经河道变迁、屡淤屡浚,始终与曲阜圣迹的存续深度绑定,是兼具水利功能与文化价值的重要遗产。

历史上洙水疏浚多由官方主导,明至清代的数次大修皆依托官府行政体系推进。而民国十七年(1928)的重浚洙源工程,开辟了民间力量参与的新路径。上海中国济生会以慈善组织身份,通过以工代赈模式自筹经费完成疏浚,留下《洙洹五泉碑》等珍贵遗存。这场百年前的实践,清晰展现了民间慈善力量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独特作用,为当代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事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样本。

洙水的文化遗产属性与近代治理困境

《左传·庄公九年》中已有“冬,浚洙”的记载,彼时洙水是鲁国都城的军事防御屏障。随着儒家文化正统地位的确立,洙水因流经孔林的孔子墓前,逐步成为儒家圣迹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作为孔林礼制景观的重要水系,洙水桥、洙源泉池与河道共同构成了圣迹的空间格局,其通塞直接关系到孔林风貌的完整性与文化象征意义。

历史上,洙水疏浚始终是地方治理要务。明清时均有官方主导的大规模疏浚,经费、人力皆由官府统筹。进入民国后,曲阜地方经济凋敝,灾荒连年,官方治理能力大幅衰退。一方面,水旱灾害导致民生困顿,地方财政优先保障赈灾救济,无力承担文化遗产修缮开支;另一方面,洙水长期失管,泉眼干涸、河道壅塞,五泉庄源头淤塞几近平地,孔林段河道断流,不仅灌溉、排涝的实用功能丧失,圣迹风貌也遭到严重破坏。孔子第77代孙、衍圣公孔德成虽有心修缮,却囿于财力无力兴工。以上多方原因,为民间慈善力量的介入留下了现实空间。

上海中国济生会的“以工代赈”浚洙实践

上海中国济生会是民国时期颇具影响力的民间慈善团体,以救灾济困、兴办公益为宗旨,赈灾范围遍及全国多省,在山东地区留有大量救济记录。从《洙洹五泉碑》内容得知,民国十七年,曲阜连年歉收,民生困顿,济生会委派专人赴当地开展赈灾工作。在救济过程中,成员注意到洙水淤塞的现状,遂提出将灾民救济与圣迹修复相结合的方案,推行以工代赈,兼顾民生保障与文化遗产双重目标。

工程于民国十七年春季启动,至冬季竣工,历时近一年。施工内容主要包含三方面:一是深挖泉源,清理五泉庄洙水源头的淤塞,疏通泉眼、砌筑池壁,让枯渴多年的泉眼恢复涌流;二是疏浚河道,沿洙水故道清淤筑堤,修复沿线桥梁十五座,疏通河道十余里,恢复洙水穿流孔林的历史风貌;三是配套整治,修缮孔林相关围墙段落,整治周边环境,还原圣迹整体格局。

工程全部经费由济生会自筹,未增加地方财政负担。工程竣工后,济生会联合地方设立洙河管理处,负责后续日常管护与定期疏浚。为记录工程始末,济生会立《洙洹五泉碑》于五泉庄洙水源头泉池西侧,还刊印《洙洹五泉碑》线装书,收录碑文、工程影像与名家题跋,邀请唐文治、伊立勋等文化名人参与,让一次水利修复工程转化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事件,碑刻本身也成为见证民间守护文脉的新遗产。

近代民间参与文保的运作逻辑与历史特征

济生会的浚洙实践并非偶然的个案,其背后有着清晰的运作逻辑,也折射出近代民间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普遍特征。

其一,文化认同是核心驱动力。济生会成员多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绅商与知识分子,洙洹文脉是能引发普遍共鸣的文化根脉。在他们的认知中,洙水是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保护洙水就是守护中华文化的象征。这份价值认同让文化遗产保护成为慈善事业的内在组成部分,支撑着成员主动投入资源进行修复。

其二,融合式模式保障项目可行性。以工代赈的模式破解了民生救济缺资金、文保工程缺人力的双重难题:灾民通过务工获得酬劳,稳定生计,文保工程借助赈灾人力与资金得以落地,实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该模式也获得了地方社会的广泛支持,衍圣公提供文化背书与属地协调,乡绅参与工程监理,民众以劳役形式参与,形成跨阶层的治理合力。

其三,树立长效管护意识,突破一次性修缮局限。历史上多数官方疏浚工程都存在“重修建、轻

休宁登封桥保护性修缮纪实

李军



登封桥



登封桥,坐落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齐云山脚下横江之上。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的八墩九孔古石桥,长163米、宽8米、高12米,虽历经四百年风雨洗礼,依然“跨川如虹、卧波如龙”。2019年10月,登封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承载休宁历史文脉、镌刻徽州古建筑技艺的重要文化地标。

休宁县一直很重视登封桥的保护利用工作,先后于1969年、2012年、2022年对登封桥开展了全面整修工作,有效化解了风雨侵蚀带来的安全隐患,稳固了桥体结构,保障了通行安全。特别是2022年实施的登封桥保护修缮工程,凭借严谨的设计理念、规范的施工流程、精湛的修缮工艺和突出的文保成效,于2024年6月入选首届安徽省文物保护优秀项目工程。

登封桥保护性修缮工程,始终坚守文物保护核心原则,统筹应急抢险、科学研判、精准修缮、长效守护与活化利用全链条工作,形成了一套可借鉴、可推广的古桥保护实操经验。

应急响应快速高效,筑牢古桥生命线

近年来,由于极端天气原因,古桥保护面临新的考验。休宁县文物管理部门及时建立了快速联动、闭环处置的古桥保护应急机制,努力做到险情早发现、管控早落实、处置早发力。

2020年7月,黄山市遭遇百年不遇特大洪水,屯溪区镇海桥等古桥不幸被冲毁。彼时,洪水水位逼近登封桥,距分水尖仅一米。受洪流持续冲刷及上游漂来的大树不时猛烈撞击,登封桥三分分水尖相继出现不同程度裂缝,桥梁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县文物事务中心会同当地镇政府第一时间对登封桥实施封闭管控,中心工作人员及文保人员昼夜值守,加密监测,掌

握桥体受冲击动态,实时向省、市文物部门上报险情。国家及省、市文物管理部门亦先后组织专家组赶赴现场踏勘研判,经各级各方协同发力,成功保住了古桥主体结构,避免了不可逆损毁,并为后续修缮争取了宝贵条件。洪水退去后,登封桥虽满目沧桑,留有损伤,仍傲然屹立于横江之上。

科学研判恪守规制,守护古桥历史风貌

休宁县文物管理部门在实施登封桥修缮工程前,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科学流程,杜绝盲目修缮,努力实现诊断精准化、方案专业化、修缮规范化,让所有举措都有据可依、科学可行。

2020年汛期过后,休宁县文物事务中心工作人员立即全方位摸排桥体隐患。经细致勘察,因历年汛期洪水反复冲击,发现桥墩、拱券、分水尖等核心部位新旧裂缝交织,拱券受雨水侵蚀较严重,拱壁内条石受挤压作用局部破损、缺失,部分石砌体存在较多表面风化、腐蚀、剥落的现象,加之河道淤积长期浸泡桥基,古桥存在损毁风险。2021年2月,休宁县文物事务中心专门委托权威专业机构,实地开展全方位桥梁结构安全专业检测,逐墩逐拱精准研判裂缝成因、损毁程度与承载能力,形成专业翔实的检测报告;同年7月,委托专业设计资质单位编制了登封桥保护性修缮加固方案,次月获省文物局正式批复。

2022年9月,登封桥保护性修缮工程正式启动。项目全程采用传统工艺与古法技艺修缮,杜绝破坏性修复。精细清理桥体杂草附着物,沿用传统灰浆配比重新勾缝;对承重结构裂缝采取微创注浆加固,最大限度保留原有石构件;针对性修补风化破损部位,清理河道淤积、加固桥基防护,既彻底消除结构安全隐患,又完

整保留古桥原始形制、历史肌理与沧桑韵味。

在此过程中,休宁县还构建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专业支撑、上下协同的工作格局。县委、县政府统筹推进,县文物事务中心全程牵头落实,齐云山镇属地全力配合,省、市文物部门全程指导把关,专业检测、设计、施工单位各司其职,从资金落实、方案批复、施工监管到竣工验收,全流程高效衔接、同向发力,确保修缮工程高标准、高质量推进。

保护利用双向赋能,实现古桥永续传承

休宁县文物管理部门摒弃“重修复、轻利用”的传统模式,将结构加固、安全提升、文脉传承、文旅活化深度融合,让国保文物从“被动保护”转向“活态传承”,真正实现文物安全有保障、历史文脉可延续、民生实用有提升、文旅发展有赋能的多方共赢。

2023年1月,登封桥保护性修缮工程圆满收官。此次修缮不仅提升了古桥抗洪能力、结构稳定性和耐久年限,还保留了古桥原有形制、古朴风貌与历史沧桑感。休宁县文旅部门依托登封桥的独特人文价值与山水生态优势,将其打造成为一处人文底蕴深厚的文旅打卡地,广受游客青睐的祈福打卡点。如今,这座承载着四百载岁月的古桥,镌刻着古徽州崇德向善、乐善好施的人文情怀,更见证着新时代休宁文物保护守正创新、薪火相传的责任与担当,续写着山水与古桥共生、文脉与时代同向的崭新篇章。

登封桥修缮工程,以科学保护为前提,应急处置为先手,古法技艺为支撑、协同联动为保障、活态利用为目标,既守护了四百年古桥的历史根脉,又探索出文物保护与时代发展共生的实践路径,成为皖南古桥保护性修缮的标杆范例。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洙洹五泉碑》